年夜饭上头道菜

□ 朝颜

在赣南，年夜饭上的头道菜，非头牲莫属。

民间三牲鸡、鱼、猪，其中以鸡为首，又象征着传说中的凤，故称头牲。无论客家还是畲家，凡涉祭祀礼仪、重大节庆，头牲都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年夜饭的餐桌上，这道菜不仅要上，还必须上得隆重，上得有仪式感。

在乡村生活记忆中，大年三十，所有繁琐而细致的仪式，大抵都围绕着一只头牲展开。

这一天，父亲像一位笃定的王者，一大早就从鸡罾里捉出事先罩住的那只头牲。这头牲须选大骟公鸡，自家养的最好。它往往痴肥而敦厚，不再喜爱上蹿下跳，追逐母鸡，只对食物感兴趣，肉质也是可以想见的鲜美。

且慢，第一件事是敬天地，敬祖宗。父亲双手抱持头牲，步伐庄重地走向厅堂门口，虔诚地作三个揖，才摆开架势，开始割鸡。母亲则烧水，用一只桶把滚烫滚烫的水提过来。热气蒸腾间，公鸡身上的毛褪尽。然后，父亲和母亲一同去村头的小溪边剖鸡。此时河边的青石板上，早已蹲满了剖鸡的人。人们一边兴奋地闲聊，一边将没褪尽的鸡毛细致去除，内脏逐一剖开洗净，才开始归家安排过年饭食。

赶在中午之前，母亲要将这只头牲煮熟，以备祭祀。灶上的柴火呼呼烧起来，整只头牲连同猪肉一起被放进大铝锅里，旺旺地煮着。很快便有扑鼻的香气在厨房里氤氲开来，揭开锅盖，肉沫子浮荡在金黄的肉汤间。母亲拿一根竹筷子在鸡背上插一下，便知炖得熟不熟。

父亲提来一只大竹篮，将头牲郑重地摆在正中间，那鸡将头昂着，短短的鸡冠子竖着，仿佛仍不失将军的威风。方块的熟猪肉和整只的鱼则分列两旁，再摆上一块豆腐，一卷葱或蒜，一碗米酒，一碗圆而满的神饭，分别贴上红纸，祭祖用品就算备齐了。

我提香烛篮，跟在父亲身后，前往祖祠。作揖，点香烛，放鞭炮……所有的仪式，我们都一丝不苟地进行着。意念中，我们的祖上与各路神灵，会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赶赴人间，享受后人奉上的崇敬与美食。待到将大竹篮提回家，便觉得那只被祖宗享用过的头牲，已具有了某种别样的意味。

祖母总是说，敬过祖宗的食品，必受祖宗护佑，吃下它们，便是接纳了健康平安。事实是，除非大年大节或大喜之日，我们平时很难享用到一只头牲。美食的诱惑使我们产生了诸多幻想，并坚定不移地盼望着年夜饭的到来。

母亲将一只头牲一分为二。其中的一半，得留着正月待客。年夜饭，我们能享用到的，便是半只头牲。这半只头牲，先要斩出两只鸡臂，一只叫飞臂，一只叫行臂，作为我和哥哥的过年专属。方言中，臂音同“比”，吃鸡臂意味着样样比得过别人，争当人中龙凤的意思。接下来，还要细致地切出一些鸡胸肉，不带一丝骨头的净肉，是用来孝敬祖母的。

虽是白斩鸡的做法，但我们食头牲断不是直接切好摆盘那么简单。母亲会备好藠头、姜丝和辣椒等佐料，将白斩鸡回锅再煮。柴火灶上，大铁锅冒着热气，金黄的鸡块在锅里被反复翻炒，淋上米酒，加以佐料，焖得烂一些，方才起锅。

头牲是年夜饭中的头道菜，要摆在餐桌正中。母亲喊一声“食头牲了”，大家便兴高采烈地团团围坐到餐桌边。这一天，父亲自动从上席的位置退下来，让给祖母坐。不管家中几人吃饭，餐桌上，都要摆满一桌的碗筷，在每只碗里倒上些米酒，以示人丁兴旺，祖宗共享。

食头牲，第一件事是将两只鸡臂分别夹到我和哥哥碗中。这件事从前是由祖母做的，她会口中念念有词，将各种美好的祝福全塞到我们耳中：“吃下这只鸡臂，样样比过别人；读书中状元，出人头地……”如果我与哥哥因鸡臂的大小发生争执，祖母还要调停并安慰：“我满妮吃飞臂，飞得更高；我满崽吃行臂，脚踏四方……”这边厢，我们早已迫不及待地大快朵颐。母亲则将焖烂的鸡胸肉夹到祖母碗中，因为她那没牙的嘴，早已对付不了鸡骨头。最好的头牲肉分给了老幼，最忙最累的父亲和母亲，则有滋有味地嗦着鸡骨头，满脸的幸福慈祥状。

赣南人的尊老爱幼，溢在这年夜饭食头牲的点滴细节中。

许多年以后，我们一家从乡村搬到城市，头牲依然是年夜饭上的头道菜。不过呢，头牲肉早已成为餐桌上的家常菜，再也没有谁为了吃上头牲而牵肠挂肚了。

爷爷的灯

□ 大庸鹅耳枥

小时候，爷爷老是指着屋门前四十八座马头山，说很远很远的那边，叫“街上”，热闹有趣。

有一种东西，用一根绳子挂上一个透亮的瓜，晚上就是小太阳，亮堂堂能照亮整间屋子。

我问,比最好的枞枝还亮吗？亮,比马灯还亮。就是,晒不干衣服,也燃不了烟叶子。

我不信，爷爷有些着急。他说，你来。神神鬼鬼地打开奶奶陪嫁的老木箱，翻出一包布裹的东西，是一条很怪的绳子连着一个像小冬瓜的东西。

我很好奇，是什么呀？想拿到伢儿朋友前去显摆，平常有求必应的爷爷第一次拒绝了我，很小心地放了回去。

那年我五岁。

1984年冬天，谢家垭乡青湾村建了座猫儿湾水电站，我们邻近的几个村架上了木电杆，牵上了电线。

那个冬夜围坐火塘时，我们的堂屋突然像白天一样亮堂。爷爷突然锐叫了一声，原来是电灯。

那年我十二岁。

爷爷年轻时是条好汉，一把好气力。山里木头多，出产的腊味、桐油、茶叶、板栗、灵芝、药材也多，就是变现不了银元。

于是，爷爷伙同一帮子玩伴，冬天伐木肩到甘溪村口，次年雨季时扎成木排，带上几千斤山货，顺溪水而下，经公洞母洞瀑布，汇入母水沅江，闯青浪恶滩，过辰州府沅陵，抵常德府南门口码头上岸，成了一名鬼门关上讨吃的排客。

爷爷说，自民国26年他十八岁开始当排客，挣了多少钱他不知道。他只是被1984年才知道名字的电灯所诱惑。

他想，这东西要是放到山里，男人赶山、种田、酿酒，女人喂猪、织布、做鞋，谁家有个“大事小事”，太方便了。

于是，爷爷大方地付给店家一块银元，用砂刀割下了一个连着电线的灯，从常德府带回了几百里外的山中。

那时，一头猪只卖三块多银元，一块银元在常德可以吃百碗津市米粉。

爷爷自认为买到了“夜明珠”,到家后很郑重地挂起来,但怎么摆弄灯都不亮。

这事成为山里的笑谈。

爷爷想，这“街上”日弄人，不去了。他老实地种起地来。

这伙排客后来一直在外闯荡。四爷爷那年死于青浪滩。有位符姓村娃跑到高坪村，红二六军团正在“扩红”，他去参了军，解放后官至厅长。他就是村里有名的“三才”之首符太才。

爷爷就此在山中终老。1947年，他拿出还是放排积攒的银钱，买下了百多亩田土。两年后，厄运连连，四个子女仅我父亲幸存。

爷爷奶奶早早准备了棺材，选好了坟地。一切生存之望关闭后，反而坦然。

准备就死那年，爷爷四十来岁。

爷爷后来对我说，有时会想起常德府的那个灯。

2001年农历十月二十六，爷爷去世了。奶奶亲手给了我们三兄弟每人十六块银元，说是爷爷留给我们的念想。

按照乡俗，爷爷生前的衣物要焚化。在整理老人的木箱时，我意外发现了那个常德府的灯。

这古旧的灯，已伴着主人近七十年了。

山不过来，我就过去

□ 江舟

有一则故事，说的是众人请求一位“移山大师”展示法力，大师却只是起身走到山的另一面，笑道：“这世上并无移山大法。若山不过来，我便过去。”

生活之中，总有一些现实如大山般难以动摇——环境、条件、规则，甚至是他人的观念。但我们并非束手无策。真正可以改变的，往往是自己的思维路径。放下无谓的执着，选择智慧的变通，腐朽亦可化为神奇，绝境亦能走出新途。

高效能的成功者，几乎都始于一次思维的转身。真正的机遇，往往藏在定式的盲区之中。在智者眼中，困境不是终点，而是重构可能性的起点；而在固守旧路者看来，却常是令人止步的障碍。

历史的回响里，处处可见“转身”的智慧。个人成长的路上，有人考研屡试不第，转而投入新兴行业，反成领域先锋；有人职场晋升受阻，由此深钻专业，开辟人生第二航线。司马迁受刑后转志著史，终成“史家之绝唱”；苏东坡屡遭贬谪，却能在诗文、美食、治水中不断重塑生命价值。他们的转身，非为退缩，而是面对命运之山时，选择了更开阔的路径。

商业世界的浪潮里，变通更是生存的法则。诺基亚曾执着于传统手机硬件，最终在智能生态的浪潮中黯然离场；而苹果并未在个人电脑的红海中缠斗，转而以“iPhone + iOS”的生态重构了移动时代，这何尝不是一次“我过去”的战略迁移？我们的身边，滴滴用共享平台重新连接了人与车，电商以直播与算法重塑了“人货场”。这些生动的当代案例无不昭示：当旧山门紧闭时，真正的智者已在开辟新的通道。

思维的转换，固然需要勇气，亦需方法。它可以是如摄影师般的逆向操作——让众人先闭眼再睁眼，便解决了集体照的百年难题。也可以是勇敢的跨界迁移，如医疗领域借鉴流水线理念优化流程，教育行业融入游戏化设计激发动力。当我们陷入“山重水复”时，不妨试着以“旁观之眼”审视困局，或大胆假设“一切推倒重来会怎样”。这些看似简单的自问，往往能松动最坚固的思维定式。

尤其在今天，人工智能正重新绘制职业的图谱，行业边界日益模糊，“变通”已从一种智慧升维为一种核心生存力。执着于会被技术替代的单一技能，不如培养与机器协作的敏捷思维；固守旧行业的逻辑城墙，不如拥抱跨界融合的无限可能。时代之山正在飞速移动，我们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轻、更快、更善于转向。

古人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万物皆流，无物常驻。当一条路走不通时，那并非世界的尽头，而是思维需要转弯的信号。真正的障碍，往往不在外界，而在我们如何看待障碍。

“山不过来，我就过去”——这八个字，不仅是处世的智慧，更是创新的起点。它告诉我们：这世上没有移山大法，但每一个主动转身、迈步前行的人，都在创造自己的路。愿我们都能在必要之时，拥有“走过去”的从容与魄力，在变动不息的世界中，以清醒的头脑与灵活的脚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开阔风景。毕竟，人生最美丽的发现，往往就在转身之后的那片新天地里。

乡村三月（外一首）

□ 曹立杰

油菜花把阳光揉碎
洒在田埂上，金黄而滚烫
溪水在石缝间练习五线谱
蝌蚪是跳动的音符
寻找春天的乐章
老牛慢吞吞地走过田垄
蹄印里盛满晨光
柳枝垂下嫩绿的发丝
在风里轻轻梳着
仿佛梳着时光
屋檐下，燕子衔来南方的暖意
旧巢添了新泥
孩子们奔跑在晒谷场上
笑声撞碎了寂静
惊飞了麻雀
三月，乡村不说话
却把整个季节的温柔
都写在大地上
犁铧翻开沉睡的土地
也翻开一年里，最动人的希望

鸟鸣唤春醒

夜的墨迹尚未全干
第一声啁啾
已啄破了黎明的薄壳
紧接着，是几粒清脆的音符
滚落在
沾着露水的草尖上
于是，溪流睁开了惺忪的眼
山峦披上了青黛的纱
泥土翻了个身
吐出温润的芬芳
风也醒了，带着慵懒的温柔
拂过沉睡的枝头
惊起一片待放的花苞
我推开窗
全是勃勃生机
仿佛整个春天
都在这一刻
被鸟鸣轻轻唤醒
而我，也成了
这苏醒的一部分

春色清浅

□ 任随平

好春色是经得起裁剪的。

“万条垂下绿丝绦”，顺垂而下的绿丝绦，是一把把散在风中的绸缎。如画一般，在春野之上。惊蛰初始，春风刚至，在北地，好春色正在路上。

好春色正走在路上，好景致正在脚下。

漫步在乡间小路，随处可见好景致。好景致是拱出土地的草芽，是草芽儿鹅黄嫩绿的风雅，是一只土拨鼠身上湿漉漉的雨水，是村巷里不经意走出来的一头牛。牛铃声落在从前的诗句中，落在牧童的细鞭里，落在春天的念想里。

坐在春风里，思念时光深处的母亲。

那时候母亲还年轻，我还小，那时的春天，美得妙不可言。

晨间阳光醒得早，翻过远山，斜斜地漫下来。柳枝已绽放新绿，在阳光里婆婆娑娑地摇动着。风轻得像一层拂动着的薄纱，村庄十分静谧。我随母亲走出小巷。母亲胳膊上挎着柳枝编成的筐，筐里放着两把铁铲。她一把，我一把。母亲锄草，我也学着锄草。绕过盘伏的山道，我们来到青色麦田。田垄上一绺一绺的麦苗，正可了劲地生长着。母亲一整天都躬身在麦地里锄草——将那些莠草，仔细地铲除。她一边铲，一边将莠草移到地埂边，或移步晾在地埂上。后来我想，那些晾在地埂边的莠草，就如我文字中多余的部分。母亲的一双手，就是剔除我文字多余部分的刀。再后来，母亲的一双手，成了我仰望的人生旗帜。母亲顺着麦行走，一行一行，捯饬如诗。我拿着铲子，不在麦田，只是顺着地埂挖麦地里不曾有的草茎。春天的草茎吸饱了汁液，一铲下去，断茎滚落下来，汁液也滚落下来。我将这或青或白的汁液，涂抹在衣角、手背、鞋帮上，像新鲜的颜料，满心欢喜。

玩累了时，我喜欢仰望穹苍。

穹苍高远。如今想来，那高远的穹苍就是母亲守望的眼眸。

那么澄澈，那么宁静。

风安卧在村庄低处。高处的天宇里，浮着鹰。至今，我对浮在高处的鹰仍心生敬畏。我猜想，它们的身体里一定有把打开的软梯，或者，有神住在那儿。如此，它们才能在空中安静打坐。它们在高山之上的天空里，能打坐一上午，或者，一整天。我一直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从天空中扯下来，去了别处。

一上午，在遐想里很快就过去了。仿佛一个故事的结尾，一翻，就成了过往。

当我从遐想里回过神时，我正在地头这边，母亲还在地头那边忙。母亲已拢完一抱抱晒蔫了的莠草。正把一些莠草一层层塞进筐里。这些晒蔫的莠草是驴的好草料。驴的毛色总在春天里最黝黑鲜亮。

顺着蜿蜒山道下山时，村庄里正升腾起炊烟。各家屋顶，灰灰白白。后来想，这些灰白，真如母亲后来的发丝。这些，总在我的念想里飘扬，飘扬。

此刻，我正攥着一节春天新生的草茎，坐在童年的那条地埂边，深深思念陪伴了我四十四年的母亲。母亲的手中少了铁铲，少了扬起来随风而散的莠草。母亲搬了新家，已住在这锄了一生的麦田深处。阳光依然顺着地埂漫下来，暖暖的，像母亲的疼爱。

还想跟着母亲顺着地埂再走一次，可那个春天，已永远遥不可及。

围炉夜话说出行

□ 常 言

大年二十九晚，慈利县高桥镇先锋村，屋外夜色沉沉，屋内暖意融融。老屋的火塘烧得正旺，一家人围坐守岁闲谈，唠起了这些年出行的变迁。舅子的经历，成了山乡交通发展最真切的缩影。

我的舅子叫刘登鼎，今年39岁，从长沙的一所大学毕业后，继续读研读博、教书，一晃20年。每年寒暑假，他往返于村与省城之间，这条路，他走了无数趟。“最早去长沙，真是一趟苦差事。”舅子回忆，那时天不亮就得出门，先走十几里山路到龙潭河，赶最早的乡间班车去县城。碎石路坑坑洼洼，班车颠簸两个多小时才到慈利县城，再换乘省际班车往长沙。省道蜿蜒，经常德、益阳一路走走停停，到长沙汽车西站常是下午四五点，转公交到学校时，天早已黑透，一趟下来耗时十余小时是常事。

日子向前，山乡的交通变化一年比一年快。先是龙潭河到高桥的乡道铺了水泥，彻底告别雨天泥泞、晴天扬尘的日子；常张高速通车后，长沙到慈利的车程从七八个小时缩至四五个小时；随后省道升级改造，通县城的公路全线拓宽，路旁种满花草，春日桃花、油菜花竞相开放，村里人都说，出门就像看风景。如今，村里的水泥路通到家家户户门口，舅子自驾从长沙回村，仅需四个半小时。

今年春节，舅子的出行又有了新的选择——春运增开的K6598次列车。这趟车由慈利始发，一站直达长沙，成了全家口中的热话题。“以前只有过路车，停几分钟就走，票特别难买。”舅子说，这趟车是县里口中“承载全县人民期盼的幸福专列”，更是慈利融入省会经济圈的“黄金通道”。

“坐火车好，稳当。”母亲在一旁搭话。舅子连连点头，自驾虽快，开四五个小时既累又让家人担心；坐汽车易受堵车、雨雪天气影响，行程没准头。而火车准时准点，不受路况天气干扰，还绿色低碳。

“以后打算每年都坐这趟车？”我问。舅子笑着回应，寒暑假都会选这趟车，下次还要带学生来体验，让他们看看湘西小县城到省城的便捷。如今村里条件好了，孩子们眼界更宽，出去读书、打工、创业的人越来越多，回乡的年轻人也更勤。

两天后的正月初三上午11点38分，K6598次列车将从慈利首发，穿湘西北群山向东驶向长沙。三个半小时的车程，不仅拉近了慈利与省城的空间距离，更给山里人添了走出去的底气。

路通了，心就宽了。当出门不再是难事，山乡人的日子便有了更多奔头。这趟幸福专列，载着山里人的梦想奔向远方，也让外面的机遇顺着这条通道走进山乡。山还是那片山，山里人的脚步，却早已迈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午夜的山村，鞭炮声阵阵，新的春天，正随便捷的交通一同到来。